

自小学高年级能读懂大人的读物起,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睡前总得读些什么才能入眠。如果读得上劲,有时往往直读到半夜,要正房里睡的老祖母一觉醒来发现已夜半而我那侧厢的灯尚亮着催促我熄灯睡,我亦恋恋不舍地放下书本而熄了灯。年龄渐长,对夜读的文章便有了越来越高的要求,直到现在,则要在白天里精挑一番,凡能在读后不到十分钟能吸引我的。这一篇文章便能中选,于是在嘈杂、不能安心读书的白天里便舍不得草率地读它了,这样易糟蹋和亵渎了好文章也。妙文章该是在夜深人静时让我能专心地、细细地读它和品味它的。

夜深人静、万籁俱寂。只有身旁熟睡的老伴发出了轻微而均衡的鼻息。此时是精读文章的绝妙境地。我躺在温暖的被窝里,手捧报刊或书本,凑着台灯光,认真、且投入地细细地品读着。一天中唯此时最为温馨和放松。

有时,读到的文章如故友促膝谈心,娓娓道来亲切感人,往往引以为不见面的知己,内心里便与之交流和请教,渴望以后再能在报刊上见面;有时读到生活气息浓郁、有着感人的细节的文章,则心里向往之并作为自己的楷模;有时,对喜爱的古诗词就小声朗读者,自读自听自娱,一字字

上海邻居

刘微

活,随着时间的推移,起初的陌生和不安逐渐逝去,而代之以熟悉和温暖,开始喜欢上这里的一切。邻居们善良友好的帮助,每天上班路上环卫阿姨关切的问候,门卫大叔滑稽可爱的敬礼动作,小区里四季不断的桃花、芙蓉花、桂花,还有那空气中浮动的花香……

小区楼高六层,我住在三楼,对门大姐是一个地道的老上海人,退休在家做做家务,弹弹钢琴,要么就是全国全世界的旅游。我刚搬来时就向她道声声扰,真诚地表示希望彼此间做个善邻,她很热情,耐心地教我如何使用燃气热水器和煤气灶,如何甩动那最具上海特色的长长晾衣杆……最有意思的是,在她看到我如何晾内衣后,竟告诉我上海人是如何晒袜子的,听得人不由暗自好笑,晾个袜子都要彰显上海人的与众不同!她喜爱旅游,每次出门回来后,都会找我去她家尝尝带回来的特产,听听她的见闻,坐在旁边的我,充分发挥了当初学外语练听力的精神,认真倾听她那抑扬顿挫的上海话,并时不时点头表示赞同和理解,而大姐最后的总结性言论必是哪都不如上海好,当然除了欧洲的瑞士,上海人的骄傲和自豪可见一斑!

住在一楼东面的大姐朴实热情,曾帮我斥退伺机偷车的盗贼,并好心告诉我车不能停在外面,很容易被盗。她经常和朋友相约出去喝茶,空闲时也约我去她家参观,她的窗前空地做成一个独特的玻璃房,像温室一样舒服怡人。

住在一楼西面的大哥则令人忍俊不禁,清瘦矮小,梳个光亮的的大背头,戴着一副金边眼镜,每天都是一套西装,穿着锃亮的黑皮鞋,骑着老式自行车,犹如旧上海滩的青帮分子。初来那会儿,我的晾衣杆三番五次地掉落在他家庭院,他终于崩溃,拿起楼下的听筒机一顿狂吼,我听不懂随他吼去,从小在无锡长大的女儿却能听懂,叽里呱啦一套回应,弄得我哭笑不得。失礼在我,自然道歉,当然是他在怒火弥散之后,此时他又往往不好意思,又是一通听不懂的话,然后每天早上看见你时照例会说“依好”。

住在二楼的大哥大姐更是善良友好。有一次,突来的台风把我的晾衣杆和被子一起吹到他们家的横杆上,我去找时正巧他们夫妻在吃饭,两人一听二话不说,放下筷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我那重十斤的被子拽进来,那一刻感激温暖之情溢于心头……

四楼的阿姨虽年过花甲,依然时尚讲究,阳光强时会戴上很酷的太阳镜,每当小区发东西都会给我带一个,比如购物袋、垃圾袋等等,而五楼的阿姨叔叔则让我听到一个至今为止都极感尴尬的赞美。那次见叔叔提着两个各20斤的米袋上楼,看他气喘吁吁的样子,我忙接过去快步如飞上到五楼,然后他面带惊讶地赞叹道,“小姐,你力气好大啊!”当时我真是愣住了,这种赞美还是第一次听到。

小区里的人们充满温情和格调,无声传递着上海那种特有的弄堂文化,展现出幅幅人情世态的画面,感动着生活在这里的外乡人。

得趣夜读时

吴凤珍

地品咂其味,此时齿颊噙香而久久不去!自得其乐,且乐极无涯矣!

有次,老伴睡眠迷茫,似睡似醒时分,我恰读到一则小故事,感动得急于想找他谈论,这和生活中凡有美食,谁也不肯吃独食,必分而食之才舒坦一样,此乃更宝贵的精神享受,岂非更该夫妻共享之?我凑近他的耳畔,悄悄地讲述着这则小故事——“有对青年情侣在过铁路道口时,不巧,那女的一只高跟鞋跟嵌在铁轨里的碎石中了,一时间无论怎样使劲拔都拔不出,两人一起用力拔也没用,此时铁轨上恰有火车自远而近疾驰而来了,千钧一发之际,已是站在铁轨外的男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急速跳进铁轨,并紧紧地抱住了他那亲爱的女人!”当然,我讲述时还有不少的细节、修饰和恰当的形容词,可说是声情并茂的。

待我弯下腰瞧他时,他那浑浊的老眼里噙着晶莹的泪水了,并双手紧紧地箍着我的手臂,仿佛我就是穿着那穿高跟鞋被碎石“咬住”了的女子!那整整一夜,我的手臂就这样常常地被他紧紧地箍着,他生怕失去

我似的。我那傻老头哪!

还有次,我轻轻地吟哦着柳宗元的《江雪》,尤其是在念到末一句而入神时,竟然与乡间的老学究一样在频频地摇首晃脑起来了,这么一来似乎更感觉到诗味儿从淡极而反厚醇了。

“他为啥不吟‘独钓寒江雪’呢?”正值微有睡意老伴蓦地接冷嘴问了这么一句话。

“你以为呢?”我反问了一句。

“这便没味儿了。”

“什么味?”

他不作声了。

“是没诗味,也不是他当时的心情了。这末句是点睛之笔,前三句作了特孤独的铺垫,末尾那蓑笠翁独自垂钓,钓什么,钓这寒江雪哪!正因为他钓的是雪而非鱼,他的心态似乎就那么的旷达、宁静、澄澈和闲适。那远近之景清峭幽僻又空旷明净!他是在享受着他的孤独,细细品之又有些淡淡的忧伤。仿佛是在自嘲自乐。的确是妙人妙诗!一个人能入此心灵佳境并出此佳句真不易——我与他均有些感悟地对望着,似有话、偏无言,我的眼睛在问他:“这样的享受怎么样?”

“味道好极了!”他的眼睛在答道。

两人便在这诗意缱绻,酣畅淋漓、通体舒适中寻觅着诗情画意的梦境……

公园本不大,掩在柳树间的小河就更小了,用乡下人的话,就是一个小浜。

他每周都来,长长的鱼竿甩出去,几乎已经要到河中心了。每次他都在老地方,两棵最粗的柳树间。左边是一只红色小塑料桶,里面盛了半桶河水,上面飘着几根水草;右边放着一只打开的木盒,里面是各式的浮标、钓钩。

他就悠悠坐在一只帆布的小马扎上,像泥塑般笑眯眯的,随意地望着在河中随风漂浮的鱼标。有一次我问他,这河里有鱼吗?他笑答,我也不知道,有人说钓到过。

河水在清风的吹拂下,漾出圈圈涟漪。不知道河水有多深,也不知道是否有鱼儿在游动,他依旧若无其事地笑着。或许,他不一定在乎鱼儿,而是在钓着时光与希冀。



江更生 三千万宠爱在一身 (评弹演员)

昨日谜面:一带一路 (网站名)

谜底:携程(注:携,带;路,程)

的,就赶紧付钱走人,眼光里从来没有丝毫的挑剔。什么高跟鞋,能买到平底的就不错了。

有一同事,在我嘀咕我的脚简直畸形时,她看了看,居然让我冒冷汗地评价了一句,这不也挺好看吗?我当即怀疑她患了

白内障或者青光眼。但出于友好,我还是这样回答了她:“好?要是这世上有换脚手术的话,我早把它给换了。”

值得庆幸的是,我生活在现代社会,而不是那个要缠三寸金莲的时代。若不然,我肯定会嫁不出去。我老公听到这一观点倒是

我的心事,只顾默默地向前走着。

连着山的坡地麦浪金黄。地头那几棵挺拔昂扬的白杨树下已有一些社员了。不会,大姐和几个女社员也来了,其中一个胸戴金光闪闪的大号毛主席像章,手举一面红旗。这时,姑父卸

下水壶挎到我的脖子上,转身又去接

过红旗往地埂上一插,吆喝了两声,领着社员们争先恐后地翻起了麦子。

我坐在树下,捧起水壶喝了两口,又漫不经心地端详着水壶。这壶实在破旧,草绿色的漆皮几乎脱落殆尽,圆弧形

的肚子上有一块深深的凹痕而露出银色的铝皮,背带上还有两处

缝接的补丁。可就是这样的水壶咋会与姑父形影不离呢?直到三十多年以后,我去看望八十多岁的姑父时,他才激动地告诉了我水壶的故事。

那是在抗美援朝夏季反击战役的一次战斗中,姑父所在的某班担负坚守

一无名高地的任务。但由于敌情突然变化,全班战士在断粮断水两天的情况

下,不得不继续坚守以掩护部队穿插。第二天一早,敌人再次炮击,阵地也被炸成了一片焦土。除了两名重伤员,能战斗的只有班长和包括姑父在内的三名轻伤员。为了守住阵地,班长命令姑父和战友去联络部队。临走,班长卸下自己的水壶交给姑父说联络任务极为艰巨,既要完成,还要设法弄到水和食物来抢救重伤员。姑父挎上水壶,端起冲锋枪越出战壕

的刹那间,敌人的炮弹在近处爆炸,一块弹片正好打在水壶上。冲出封锁线后,姑父拿起未被打穿的水壶

壶对战友说,幸亏水壶挡了弹片,要不命就难保了。然而,让姑父悲痛不已的是等他和战友完成任务回到阵地时,阵地上仅剩一人握着

转盘机枪在坚守,班长和两名重伤员已经牺牲。望着牺牲的战友,姑父流着热泪用冒着危险打来的一壶水为牺牲的战友擦去满脸的血迹。从此,姑父的肩上又多了一件班长的水壶,并成为永远的爱物。

今天,姑父远去了。那是他肩挎水壶迈着正步去追寻战友了吧!

今年春节,我与妻子赴港,陪在港工作的女儿过年。与女儿家隔街相望的修顿室外球场,引发了我这个老体育工作者的兴趣。

修顿球场位于香港湾仔地铁站西侧,北靠商业兼交通要道轩尼士道,南临行驶叮车的庄士敦道,四周高楼住宅和商铺林立。在寸土寸金的地段拥有这么一块公共体育场地,真是幸事。

球场内有一片中型足球场,三片标准篮球场,篮架与球门的球网都齐齐整整,维护良好。西侧有一座可容纳数百人的风雨看台,看台下设有男女厕所和简易更衣室,有专人看管和打理。球场四周的走道,既可行人通行,亦可用于跑步及其他健身活动。南北沿街的两排大树,成了隔离闹市嘈杂的屏障,树下设有靠背长椅和沙滤饮水机,供人休憩、饮用。

球场从清晨6点开放至深夜11点半,天色昏暗时,灯光开启。场地从早到晚,少有空闲之时,香港人喜爱夜生活,晚上九点钟出来健身也是常事。作为免费开放的场地,参与者多为普通百姓,也常常看到金发碧眼的老外参与进来与国人一起踢球投篮的有趣场景。人们萍水相逢,以球会友,一场“激战”之后,挥手拜拜,各奔东西。港人钟爱足球,足球场并非年轻人的专利,常看见一些像我这样的小老头,围着圆圈作短传游戏,玩到兴头时,赤膊上阵,大汗淋漓,称之为湾仔一景,也不为过。

香港修顿室外球场健身设施的人性化、亲民化,以及香港市民健身的生活化,对上海的全民健身工作是否有所启迪?港人这种“螺蛳壳里做道场”,营造全民健身氛围的努力和用心,是否值得我们借鉴?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的心事,只顾默默地向前走着。

连着山的坡地麦浪金黄。地头那几棵挺拔昂扬的白杨树下已有一些社员了。不会,大姐和几个女社员也来了,其中一个胸戴金光闪闪的大号毛主席像章,手举一面红旗。这时,姑父卸

下水壶挎到我的脖子上,转身又去接

过红旗往地埂上一插,吆喝了两声,领着社员们争先恐后地翻起了麦子。

我坐在树下,捧起水壶喝了两口,又漫不经心地端详着水壶。这壶实在破旧,草绿色的漆皮几乎脱落殆尽,圆弧形

的肚子上有一块深深的凹痕而露出银色的铝皮,背带上还有两处缝接的补丁。可就是这样的水壶咋会与姑父形影不离呢?直到三十多年以后,我去看望八十多岁的姑父时,他才激动地告诉了我水壶的故事。

那是在抗美援朝夏季反击战役的一次战斗中,姑父所在的某班担负坚守一无名高地的任务。但由于敌情突然变化,全班战士在断粮断水两天的情况

下,不得不继续坚守以掩护部队穿插。第二天一早,敌人再次炮击,阵地也被炸成了一片焦土。除了两名重伤员,能战斗的只有班长和包括姑父在内的三名轻伤员。为了守住阵地,班长命令姑父和战友去联络部队。临走,班长卸下自己的水壶交给姑父说联络任务极为艰巨,既要完成,还要设法弄到水和食物来抢救重伤员。姑父挎上水壶,端起冲锋枪越出战壕

的刹那间,敌人的炮弹在近处爆炸,一块弹片正好打在水壶上。冲出封锁线后,姑父拿起未被打穿的水壶

壶对战友说,幸亏水壶挡了弹片,要不命就难保了。然而,让姑父悲痛不已的是等他和战友完成任务回到阵地时,阵地上仅剩一人握着

转盘机枪在坚守,班长和两名重伤员已经牺牲。望着牺牲的战友,姑父流着热泪用冒着危险打来的一壶水为牺牲的战友擦去满脸的血迹。从此,姑父的肩上又多了一件班长的水壶,并成为永远的爱物。

今天,姑父远去了。那是他肩挎水壶迈着正步去追寻战友了吧!

今年春节,我与妻子赴港,陪在港工作的女儿过年。与女儿家隔街相望的修顿室外球场,引发了我这个老体育工作者的兴趣。

修顿球场位于香港湾仔地铁站西侧,北靠商业兼交通要道轩尼士道,南临行驶叮车的庄士敦道,四周高楼住宅和商铺林立。在寸土寸金的地段拥有这么一块公共体育场地,真是幸事。

球场内有一片中型足球场,三片标准篮球场,篮架与球门的球网都齐齐整整,维护良好。西侧有一座可容纳数百人的风雨看台,看台下设有男女厕所和简易更衣室,有专人看管和打理。球场四周的走道,既可行人通行,亦可用于跑步及其他健身活动。南北沿街的两排大树,成了隔离闹市嘈杂的屏障,树下设有靠背长椅和沙滤饮水机,供人休憩、饮用。

球场从清晨6点开放至深夜11点半,天色昏暗时,灯光开启。场地从早到晚,少有空闲之时,香港人喜爱夜生活,晚上九点钟出来健身也是常事。作为免费开放的场地,参与者多为普通百姓,也常常看到金发碧眼的老外参与进来与国人一起踢球投篮的有趣场景。人们萍水相逢,以球会友,一场“激战”之后,挥手拜拜,各奔东西。港人钟爱足球,足球场并非年轻人的专利,常看见一些像我这样的小老头,围着圆圈作短传游戏,玩到兴头时,赤膊上阵,大汗淋漓,称之为湾仔一景,也不为过。

香港修顿室外球场健身设施的人性化、亲民化,以及香港市民健身的生活化,对上海的全民健身工作是否有所启迪?港人这种“螺蛳壳里做道场”,营造全民健身氛围的努力和用心,是否值得我们借鉴?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的心事,只顾默默地向前走着。

连着山的坡地麦浪金黄。地头那几棵挺拔昂扬的白杨树下已有一些社员了。不会,大姐和几个女社员也来了,其中一个胸戴金光闪闪的大号毛主席像章,手举一面红旗。这时,姑父卸

下水壶挎到我的脖子上,转身又去接

过红旗往地埂上一插,吆喝了两声,领着社员们争先恐后地翻起了麦子。

我坐在树下,捧起水壶喝了两口,又漫不经心地端详着水壶。这壶实在破旧,草绿色的漆皮几乎脱落殆尽,圆弧形

的肚子上有一块深深的凹痕而露出银色的铝皮,背带上还有两处缝接的补丁。可就是这样的水壶咋会与姑父形影不离呢?直到三十多年以后,我去看望八十多岁的姑父时,他才激动地告诉了我水壶的故事。

那是在抗美援朝夏季反击战役的一次战斗中,姑父所在的某班担负坚守一无名高地的任务。但由于敌情突然变化,全班战士在断粮断水两天的情况

下,不得不继续坚守以掩护部队穿插。第二天一早,敌人再次炮击,阵地也被炸成了一片焦土。除了两名重伤员,能战斗的只有班长和包括姑父在内的三名轻伤员。为了守住阵地,班长命令姑父和战友去联络部队。临走,班长卸下自己的水壶交给姑父说联络任务极为艰巨,既要完成,还要设法弄到水和食物来抢救重伤员。姑父挎上水壶,端起冲锋枪越出战壕

的刹那间,敌人的炮弹在近处爆炸,一块弹片正好打在水壶上。冲出封锁线后,姑父拿起未被打穿的水壶

壶对战友说,幸亏水壶挡了弹片,要不命就难保了。然而,让姑父悲痛不已的是等他和战友完成任务回到阵地时,阵地上仅剩一人握着

转盘机枪在坚守,班长和两名重伤员已经牺牲。望着牺牲的战友,姑父流着热泪用冒着危险打来的一壶水为牺牲的战友擦去满脸的血迹。从此,姑父的肩上又多了一件班长的水壶,并成为永远的爱物。

今天,姑父远去了。那是他肩挎水壶迈着正步去追寻战友了吧!

今年春节,我与妻子赴港,陪在港工作的女儿过年。与女儿家隔街相望的修顿室外球场,引发了我这个老体育工作者的兴趣。

修顿球场位于香港湾仔地铁站西侧,北靠商业兼交通要道轩尼士道,南临行驶叮车的庄士敦道,四周高楼住宅和商铺林立。在寸土寸金的地段拥有这么一块公共体育场地,真是幸事。

球场内有一片中型足球场,三片标准篮球场,篮架与球门的球网都齐齐整整,维护良好。西侧有一座可容纳数百人的风雨看台,看台下设有男女厕所和简易更衣室,有专人看管和打理。球场四周的走道,既可行人通行,亦可用于跑步及其他健身活动。南北沿街的两排大树,成了隔离闹市嘈杂的屏障,树下设有靠背长椅和沙滤饮水机,供人休憩、饮用。

球场从清晨6点开放至深夜11点半,天色昏暗时,灯光开启。场地从早到晚,少有空闲之时,香港人喜爱夜生活,晚上九点钟出来健身也是常事。作为免费开放的场地,参与者多为普通百姓,也常常看到金发碧眼的老外参与进来与国人一起踢球投篮的有趣场景。人们萍水相逢,以球会友,一场“激战”之后,挥手拜拜,各奔东西。港人钟爱足球,足球场并非年轻人的专利,常看见一些像我这样的小老头,围着圆圈作短传游戏,玩到兴头时,赤膊上阵,大汗淋漓,称之为湾仔一景,也不为过。

香港修顿室外球场健身设施的人性化、亲民化,以及香港市民健身的生活化,对上海的全民健身工作是否有所启迪?港人这种“螺蛳壳里做道场”,营造全民健身氛围的努力和用心,是否值得我们借鉴?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